

## 我的同學們



雪莉

清早，第一次去參加本地的喪禮。回到家裡一直頭痛，吃過了藥，躺在床上，仍沒法休息，腦子裡打轉着是同學為他早逝的妻子失聲嚎哭，他旁邊是剛滿十歲的女兒，不停在揩抹那流不盡的淚水，一雙的眼淚訴出失去母親的苦澀，我發覺在場中，不少同學在飲泣，嘆息生命的脆弱與無奈。

第二天上課，我們在班上再遇，有幾個較熟悉的同學在小休時攏過來說：「雪莉，我們想請你吃中飯，希望你能再告訴我們有關信仰的事。」

我心裡異常激動：「好！」知道這是昨日喪禮上的警鐘已在他們心裡敲響了。

我們相約去吃手拉麵，然後一同到同學的宿舍去。小斯一坐下便眼紅紅地說：「雪莉，你曾多次與我們分享你的信仰，那時我們都無法接受，感覺到不科學，有迷信的意式，你知道我們都是法律系畢業，現在讀的法律碩士課程，是司法單位經過考試補送我們來進修的。我們的思想老早都被訓練得嚴謹細密，從被教育只相信進化論與唯物論，非科學的不能相信，可是剛離世的小妮，她是我大學的同學，

大家同窗四年，她意外的死給我很大的震撼……。」我輕拍着小斯的背，知道她處於憂傷中，無法再說下去。

坐在我另一邊的小燕答上腔：「你上一次邀請我們信耶穌，我當時沒作出反應，因為我想靠神不如靠自己來得具體實際，現在才覺得自己並不可靠，你看小妮才三十多歲就走了，她跟我們一樣有計劃有理想，可是生命是如此脆弱，說走就走了，又怎樣靠得住呢？」

環看圍坐着的三張熟悉的面孔，我的眼淚在滾動着，那是感恩的淚，神實在是聽禱告的，自從上次與他們分享福音，他們當時堅決的拒絕，使我無法再多說，此後我每天都為他們祈求，盼聖靈早日動工，軟化他們剛硬的心。

我輕輕地說：「感謝主，因聖靈已經在工作了。」

坐在對面的小霞遞給我一張潔白的紙巾說：「我們認識了二年了，每次你提宗教，我都聽不進去，因為我壓根兒是無神論的，昨晚，我們這宿舍的人都沒好好睡，我不斷地思想反省你曾說過的有關今生、永生的事，也開

始相信生命中有主宰的，可是不知道那該是誰呢？」

小斯急忙地答：「你上次問我時，我記得我說，『我只對今生有把握，永生太遙遠了！』可是經此事件之後，我真正體會到生命的脆弱，如浮雲一飄便消失了，誰能抓住呢！我原來對今生是沒半點把握的。」

小霞說：「是的，我現在才懂，以前一直靠自己的努力和聰明，常和別人比較，還沾沾自喜有今天的成就，恃着還年青，前途無限，可是昨日的喪禮給我很猛的反思，一份強烈的恐懼感籠罩着我，倘若我的生命失去了，這些所謂成就有何價值可言，生命中應追求甚麼才有其永恆的意義呢！」

我回答：「你們說得很真實，人生若失去了永恆的價值，今生確是活得可憐，營營役役一生，最後得到甚麼意義呢！」

他們默言不語，卻一直在點頭，我望着他們一面的惆悵，心裡十分急切，說：「整個福音你們已經聽過了，也明白到唯有信耶穌才可擁有永生，那是神愛我們而賜下的恩典，是白白給予的。」我打開袋裡的聖經問：「我們都來自不同的省份，卻有機緣在此相遇相交，今天我願意再一次問你們，願意接受耶穌作你的救主，擁有永生的盼望嗎？」看着她們不斷地點頭說：「我願意！」我難禁心裡的喜悅，為她們的決定而感謝神，與他們分手後，我懷着一顆感恩的心踏出校園，深知道那位厚愛中國的神，祂的眼目沒有離開這片黃土地。